

出门见喜

张 晶 作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PDG

F4244

0405

內 容 提 要

生产大队长保常思想保守，看不到增产中的有利条件，一个人苦闷、烦躁；副队长保荣能深入下层，带领群众苦干、巧干，对增产充满信心。于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展开了尖锐的冲突。最后保常在轰轰烈烈的增产热潮中，和公社陈书记的帮助下，开始意识到自己思想上存在的右倾情绪。

这是一个小喜剧，全剧轻松、热烈，剧中人物性格也比较鲜明。此剧很适合春节期间演出。

2

出 門 見 喜

张 晶 作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：3091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 1 1/4·字数 27,000

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10,001—16,000

统一书号：T 10099·804

定 价：—(7) 0.13 元

72 清美

PDG

人 物 保 常——三十三岁。某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队长。

保 荣——二十一岁。某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副队长。保常妹。

陈書記——三十多岁。某人民公社党委書記。

小 敏——十八岁。生产大队統計員，高小畢業生。

八板爷——八十岁。社員。

魯大汉——机井专业队队长。

金龙队队长。

銀鳳队队长。

敬老院的老爷爷、老奶奶們。

小伙子、姑娘，羣众若干。

时 間 一九五九年春节除夕。

地 点 某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办公处。

布 景 普通的农家院落作了生产大队的办公处。台左方的两間瓦房是办公室，室内一桌、一椅、两凳，正面壁上挂着一面鮮艳的錦旗，桌上有新装的电话机；台右是小院子，院中老树下有一矮桌小凳。

蓝天广阔，阳光和煦，朵朵白云，幻变无常，正是民諺中“二八月看巧云”的天空。

幕 启 保常扒在室内桌上写“生产計劃”；小敏在院中矮桌上写春联，已經写了一些。

电话鈴响。

保 常 （接电话）噢，你是管理区……“生产計劃”？快完了，快完了，要先統計产量指标？咳，就差这个还

沒定下来……是，抓紧討論。……什么？陈書記来……沒見，好！（挂上）抓紧，抓紧，哪天沒抓紧！一灯油都熬尽啦！到如今指标還沒定下来，不說別人，光我那个好妹妹就够招架的啦！……小敏！

小 敏 （进屋）你在念咕誰啊？

保 常 誰？你那个新选上的好队长！处处給我作对！

小 敏 都是为工作么！

保 常 別耍这个洋腔，我沒見過这样为工作的！（頓）算啦！春联写好啦？

小 敏 写好啦。还剩点紙，就写个“出門見喜”什么的，貼在对面这棵树上，一出門……

保 常 还貼什么“出門見喜”，还有这个閑心！

小 敏 吓，这是咱这里的风俗，过春节貼个“出門見喜”“滿院春光”的。

保 常 算啦，算啦！这些閑情不慌，还是写个通知吧！

小 敏 通知？

保 常 嗯。今天晚上在这里开队委会，討論“生产計劃”，不是队委員的小队长也来。

小 敏 今天是年除夕啊！

保 常 年除夕怕什么！都是干部。牺牲这点利益吧！我都扒在办公室里整整三天啦！管理区追着要。写！

小 敏 行。（出去）

〔保常坐下又写，写不下去，索性摔笔出来。〕

保 常 （翻弄着写好的春联，念。）“处处为羣众着想，事事与社員商量。”这是哪个門上的？

小 敏 办公室。

保 常 （思虑着）对，貼在办公室好提醒我……（疑）小

敏，你看我有点主观主义吧？

小 敏 有就改，沒有就警惕唄！

保 常 小鬼头，倒会說話。（又拿起一付）“打破千年老規矩，創造千斤新紀錄。”千斤！……小敏，誰叫你写的千斤？

小 敏 （拿过春联本）它！

保 常 不，（一本正經）這個問題不能随便啊！一千斤，这还了得！

小 敏 这不过是个春联吆！其实，我看高額紀錄不光有千斤，还有两千、五千、一万的哪！

保 常 我是說的大面积小麦产量指标。

小 敏 沒有一千，也得爭取九百九十九。

保 常 （再次板臉）这可不能随便一說。我說給你，你听着！我們要講实际、条件！当然，一付春联倒无关大局……

小 敏 （扭轉話題）通知写好了，我送去吧？

保 常 等会叫他們捎吧！明天就是初一嘍，大年初一，咱办公室、屋里、院里得装扮一下。

小 敏 对呀，咱門口要扎个松坊……

保 常 算啦！費事不小，劳民伤財的，你就多写几张标語滿院一貼，有那点意思就行啦！

小 敏 写什么？

保 常 我这里有，你記着。

小 敏 嗯。

保 常 （摸出小本子，念）“发揚实事求是，反对虛报浮夸。”小敏啊，这个很重要，要写大点。还有“大干苦干拚命干，爭取亩产……两百三！”

小 敏 （停笔）怎么？两百三？

保 常 叫你怎么写就怎么写，别费话，这是根据实际条件，晚上开会通过！

小 敏 就这两个？

保 常 （看本子）还有……嗯（自语）；这个不大合适。你先写着，这两个很重要，多写几张没关系，写吧。
（进屋）

小 敏 （嘟囔）亩产两百三，哼！写不了一百三？写不了三十？

保 荣 （上）写什么？

小 敏 标语口号。哎，保荣姐，你编几个吧！

保 荣 咱俩合计合计，多写几个鼓舞社员劲头的。对，就把县委王书记报告的那个题目写写。（掏出文件）看。

小 敏 文件还装在口袋里呀！这可是保荣姐的口袋，成（盛）问题啦！看队长人家都锁在抽屉里。

保 荣 装在口袋里随时摸出来看看，学习方便。

小 敏 保荣姐不简单了，都能看文件了。

保 荣 还不是多亏你这个老师！

小 敏 你常开导我，你才是真正的老师呢！（接过文件，念）“全面总结，提高觉悟，解除顾虑，争取更大、更好、更全面的跃进！”好啊，真带劲！先写这个。

保 荣 还有。以肥为师，改革工具打先锋，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啦什么的，都好么！你根据这个编编，咱再商量。哎，这不也是？（拿起刚才小敏记的，念）“大干苦干拼命干”，（顿）“争取亩产……”谁叫这么写的？

小 敏 （向屋里努了努嘴）

保 荣 （果决地）改！“苦干实干加巧干，保证亩产……翻一番”，对！

小 敏 行！（改）你从哪里来？

保 荣 技术改革小组。

小 敏 “深耕犁”怎么样了？

保 荣 又改好了，这就试验。（进屋）哥！

保 常 （并不抬头，慢吞吞地）干么？

保 荣 我早晨给你说的那个事怎么解决？

保 常 （故问）什么事？

保 荣 别有酒装着三分醉！敬老院要求干活的事！

保 常 （官腔）研究研究再说唄！

保 荣 研究，研究，到底研究到什么时候？说了七八回啦，决心书写了十几张，八板爷又逼我来，他说忍不住了！

保 常 忍不住也要忍！他们哪个能干活？要是出了事还得人照管，干活不够费事的钱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老马三偷着送了一趟粪摔倒啦，耽误了事，花了钱，还落个难看！这不明摆着！干脆，就是不许他们动一动！

保 荣 老马三是怎么摔着的？那不怨我们？要是早安排了他们的工作，他也就不会夜里偷着干，也就不会摔倒了。

保 常 不管怎么摔的……算啦！这个我们研究研究再说。管理区刚才又打电话来要计划，这不，我整整三天什么事没干光写这啦！保荣，（顿）看看吧，这是指标，晚上开会通过！

保 荣 (看) 怎么, 还是两百三?

保 常 (早已预料) 多少? 两万三?

保 荣 我没这么說。

保 常 你要多少?

保 荣 根据我在社員們中間摸的底, 看起来每亩四百有把握。

保 常 四百? 你这是发饕怔?

保 荣 哥, 你这是什么話?

保 常 什么話, 你說什么話? 你說說, 凭什么訂四百? (不等回答) 又是我們的冲天干劲; 有去年的經驗, 人民公社化啦? 不假, 有党的領導, 这都对, 可你別光摆这些空道理, 要給咱队的情况挂挂鈎! 我們的指标也不是沒跃进! 去年我們才合两百斤, 現在提高三十斤, 三十斤哪! 你得看看我們的条件!

保 荣 又是条件! 你就看見坏条件, 沒看見好条件!

保 常 可叫你說准啦! 我还真沒看到好条件在哪?

保 荣 困难条件当然有, 我不是沒看見, 可条件是死的, 人是活的! 不說別的吧, 去年我們領導着种丰产田, 那时节, 老八板爷的风涼話最多吧? 可是如今哪, 見人就說, 逢人就道, 心服口服, 一个劲地跟着我要求出院, 干活, 种丰产試驗田。我觉着这才是主要的条件!

保 常 可是你別忘嘍, 八板爷老的牙都沒有啦!

保 荣 受了去年丰产田的鼓舞的不是他一个人, 而是全队!

保 常 那都是空道理, 咱得講实际, 就貨論价錢。你說, 当前咱得抓什么?

保 荣 麦田管理，小麦返青关！

保 常 对呀！可是肥呢？

保 荣 我們挖、积！我們有人！（故意把“人”字說得重重的）

保 常 水哪？

保 荣 我們打井，我們有人！

保 常 （提高嗓門）我們缺的就是这个“人”！

保 荣 人，可以一个頂俩。

保 常 （負气）頂仨！

保 荣 （認真地）頂五个！我們能創造，能发明，能改良。

保 常 說話倒不費劲，这不是小孩摔尿窝窝玩！

〔魯大汉突然闖进来。〕

魯大汉 两个队长都在，更好說話啦！

保 荣 什么事？

魯大汉 队长，我們的人实在太少啦！不頂劲儿。（几乎是下命令）看看再給两个！

保 常 （狠狠地瞟了保荣一眼；意思是：“看見了吧？”轉对魯大汉）什么？你来向我要人？我向誰要？

魯大汉 你向別的队要！

保 常 別的队？別的队也向我要怎么办？（頓）我口袋里装人？我会玩戏法变人？

魯大汉 不給就不給是嘍，說这么多熊話給誰听！

保 常 說的还少哪！魯大汉，誰不知你是咱公社里出了名的魯南好汉！堂堂仪表的大丈夫，你的威风哪里去啦！这几眼机井就把你吓瘫啦？充孬种啦？

魯大汉 （暴跳）孬种？誰孬种？

保 常 不孬种就走吧！
魯大汉 走就走！不求啦！（欲冲出）
保 荣 慢走，你回去怎么办？
保 常 你少攬閑事，你不叫他走，你給他人？
保 荣 我給他人！魯大哥，你說，回去怎么办？
魯大汉 我拚啦！今天三十，明天初一，年假我們也不“假”！我拚了这条命也得完成，反正这个孬种不能当！
保 常 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爽快劲头！
保 荣 不对！
保 常 怎么？哼！（生气不再說，伏桌写自己的“計劃”）
保 荣 魯大哥別发火，向別的队要人确实是不合适……
魯大汉 怎么能叫人不发火。
保 荣 魯大哥，你見過“吊杆”嗎？
魯大汉 見過。怎么？
保 荣 为什么开“吊杆”的人这么一按，几千吨的火車头都能吊起来呢？
魯大汉 这个咱不懂！
保 荣 浇园的大鉄罐你能用手提起来吧？
魯大汉 这个咱甘拜下风，不行！
保 荣 你不行，恐怕行的也不多，可为什么一加上轆轤架子，不光行还快呢？
魯大汉 这……噢！你是叫咱也玩个改良工具的把戏？
保 荣 还不止改良工具，你們应当从各方面想門路，出点子。
魯大汉 咳！大妹妹，你甭叫我把那泰山搬起来，我魯大汉脸都不会变，搬就搬，搬不起来压死活該，我心甘

情愿；可是你要咱摸个笔，画个图想巧点子，那算大哥我栽啦！咱脑瓜里没长那块！

保 荣 你没有那块，可人家有。这不在你自己，要讓全队都动脑子献计策！你们队里能人不少，“巧胳膊”“二孔明”誰的，多和他们商量，开个“諸葛亮”会。

魯大汉 咱打机井的本事是人家昌潍专区来传授的，怕巧点子都叫人家想完了吧？

保 荣 不，你们打机井也不是打了一天啦！什么事都是大家一点一点改进的。要是那样的话，有了耩子就不会有播种机了！

魯大汉 ……对呀！对，对，对！你这一点，我就着啦！好，回去就办！

保 荣 好吧！可不用拿着命拚着玩啦！回去抓紧，走吧！

魯大汉 （满身是劲，手舞足蹈）得令！（大步闖下）

保 常 （半晌）走了？

保 荣 走了。

保 常 （松了口气）唉……看见了吧，连这号的好汉也伸手要人，劳力这么缺……

保 荣 劳力是有点紧张，那我们更应该从改良工具上找劳力！我们技术改革小组創造的深耕犁……

保 常 别提那啦，一提你们那个深耕犁我心里就直冒凉气！上次試驗，四条大牛拉不动，还亏你有脸說。

保 荣 这通共才試驗了七次，什么事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成的。今天我们又改好啦！这就試驗，你去吧！

保 常 你看不见我忙成什么样子啦！这个計劃还没写好，哪有閑心捣古那个！

保 荣 哥，你是队的领导，上回試驗失敗，你不給鼓劲，还

說泄气話，那怎么能行？这回你要不去，他們又是件子心事，再說，你这个計劃，还是下去看看再写的好！

保 常 那更写不完啦！（諷刺地乞求）行，行，我的好妹妹，別再嘮嘮啦！去，去，你走吧！

保 荣 行，随你啦！（欲下）

小 敏 保荣姐上哪去？

保 荣 試驗深耕犁去。

小 敏 这回差不多了吧？

保 荣 ……也不一准。（下）

小 敏 我跟你去！

保 常 （喊）小敏，回来！（出屋）

小 敏 干么？

保 常 看家。我得去看看，咳，不去又說我对他們的創造发明不支持，又該往脸上糊大字报了！标語写完啦？

小 敏 这个又沒限定多少，多了多貼，少了少貼。

保 常 （随便翻了几张）呃！叫你写两百三，你怎么写成翻一番？

小 敏 ……俺保荣姐叫改的。

保 常 （頓）改过来！两百三！什么巧干不巧干！巧干就是偷巧磨滑；拚命干！这就是鼓足干劲的意思。拚啦！改！

小 敏 那……怎么拚？

保 常 用命拚！改！

小 敏 （不耐烦）到底誰說的是？这么改，那么改的！

保 常 怎么你也着了魔啦！誰是正队长？改！（气冲冲地

下)

小 敏 (委屈地) 改, 改! (摸过笔来念咕着) 两百三, 翻一番, (自语) 改不改? 怎么办? 他是正队长……哼, 正队长就不会有错? 我拾圆, 拾着“改”就改; 拾着“不改”就不改! (写圆, 拾了一次) 怎么? “改”? ……不, 这回不算! (又拾了一次) 怎么? 还是“改”? (把笔一摔) 偏不改, 偏不改!

八板爷 (上) 不改就留着。

小 敏 留着就留着, 怕什么! ——呃, 八板爷 你来干什么?

八板爷 我就不许来?

小 敏 噢, 买个“麻花”不吃, 看劲, 您跟谁呕气?

八板爷 跟你, 跟你们, 跟你们队里这些干部?

小 敏 队里干部都得罪您啦?

八板爷 谁敢得罪我!

小 敏 是呀! 那你是生什么气? 自找气生!

八板爷 自找气生也得找! 为什么不叫我们干活?

小 敏 咳。我的老爷爷, 我早晚不叫你干啥? 你给队长说呀!

八板爷 我就是来找他的! 大伙派我来, 要是再不许啊, 他们说都来! 这时候还能有闲人? 这是……对啦, 你说的, 是“一日千里, 万马……”

小 敏 “一日千里, 万马奔腾”的时代。

八板爷 啊, 对了。这可是“一日千里, 万马奔腾”的时代, 跟这天上的云头样, 一挤巴眼的工夫就变啦!

小 敏 哎呀, 看天上那块云彩, 多象一个人骑着马飞奔啊!

八板爷 “二八月, 看巧云”啊! 人家都是骑马飞奔, 可我们

連个驢还没找着呢？天天是“两飽、一倒”，人家是“一馬当先”，咱这是“睡倒舒坦”！

小 敏 老爷爷，您們的精神太好了！太可貴了！

八板爷 光精神不白搭，精神又不能当粪用！咱別的不說，我就問問，这个队还有沒有我这份！（生气进屋）啊！都上哪去啦！

小 敏 都去試驗深耕犁去了！

八板爷 小敏，我們的事保荣給他哥說了沒有？

小 敏 說啦。

八板爷 那队长的意思哪？

小 敏 （含乎其詞）同意，不同意……

八板爷 別瞞啦！我知道說也白搭，这也不是一次啦！嘴唇都磨破皮！这回要是再不行，我就上公社問社长去，社里有沒有这个規章！……你別笑，你看我敢吧！

小 敏 （調皮地）你先別慌問社长啦！你先給我看屋吧！

八板爷 那不行，我忙，蹲不住！

小 敏 蹲不住也要蹲，（堵在門口）这屋反正交給你啦！你不是成天要活干么？这就是活，要是屋里沒人，丢了东西怎么办？

八板爷 小調皮，你上哪去？別是找他……嘖！（一摸鼻子）

小 敏 你一把胡子的老爷爷別冤枉人！我……不給你說，咳，随你怎么說吧！我要是給你說了，你比我的腿还快哪？老爷爷委屈一下吧！我回来給你向队长說两句好話，行吧！（飞跑下）

八板爷 咳，真沒法！（勉强坐下又起来）哎，这不是新安的电话？（撫摸着）这东西真好，想給誰啦啦就給

誰啦。……哎，我为什么不趁机会給公社里啦啦……对！（摸过就講話）喂，我給公社里的……書記吧！（对听筒）我給書記啦啦呱，啦这个……你說吧！敬老院的老头子为什么不能干活？你說吧！为什么？（半晌）怎么，沒人答应？（靠近倾听）这是怎么弄的？（大声）你怎么不說話（頓）这个电话坏啦？……（楞）

〔陈書記上。他背着背包，挑着滿滿的糞箕。〕

八板爷 （恋恋不舍）我問書記……啊！

陈書記 你問書記干什么？老人家。

八板爷 噢，同志，你从哪里来？

陈書記 我从公社里来！

八板爷 （如遇故人）咳，这太好啦！你是公社的，那你一定知道！

陈書記 什么呀？

八板爷 同志，你說說，敬老院的为什么不能干活？

陈書記 这个么……

八板爷 （忙摆道理）同志，不瞞你說，我今年八十啦，人家叫我“老八板”——这是咱这里的一句土話。唉！就是說我这个死頑固脑子，說我“別古”。不錯，去年保荣，噢，还有保常他們領着种这个丰产田，那时候，誰也沒我的嘴撇的长，誰也沒有我的风涼話多。你可別笑話，那时候咱真是“老八板”，死脑子，認死理，可难道就因为这不叫我干活？就算因为这吧，自打那試驗田一收罢，我打心眼里算服啦！今年一耩麦，心里都痒痒，我就下了决心，下老本啦，非卖卖我这付老骨头不可！

陈書記 老人家，年紀大啦，出了一輩子力該歇歇啦！

八板爷 歇歇？一輩子力都是給那狗地主出的，如今給自己出力啦又嫌我老啦！我年老心不老，心劲比天高！不信，你看——（突然鑽进桌子下面，猛地将桌子驮了起来）这能是老？这能是老？（轉了一圈，走几步）哪里有点老的样？

陈書記 哎呀，老人家，快，快放下！（忙扶着放下）老人家，年紀到啦，身子骨不担載啊！

八板爷 （故意抑制不喘粗气）这算什么！……年輕的……时候，我一肩扛过两口袋粮食，赶过十几年大車，走南闖北。（眉飞色舞）那个时候是有劲不想使，（叹口气）可这，人家又說咱老了！

陈書記 （助兴）老人家不老！

八板爷 不老？

陈書記 不老！

八板爷 不老！哈哈哈哈哈！（頓）咳，你說不老有什么用，人家說老！

陈書記 老人家，您这种精神是好的！……

八板爷 （簡直不容张口）又是“精神”！“精神”能結粮食嗎？人家都建設社会主义，旁人要問：老人家，社会主义哪点汗是你淌的？哪个机器是你造的？哪粒粮食是你种的？我怎么說？我有什么脸說！不叫我干，这是看不起我，“人老珠黃不值錢”！

陈書記 呃，老人家，敬老院里的生活怎么样？

八板爷 这还有什么可挑剔的！毛主席的这个恩我是沒法再說啦！可是生活越好我心里就越难过。那天改善生活吃餃子，我端过碗来，刚要张口，心里猛格丁地

想起来啦，这碗里哪个麦粒是我种的？唉，人家都扛簸拿簸的白天夜里、夜里白天地干！好，咱也干，可是拿着筷子碗干，一天到晚是“筷子碗，压床板”……这一想，饺子也不香啦，一个也吃不下去。我给老哥儿们一啦，他们也是直叹气。不叫干有什么法！我看，同志啊，要是再不让干，也别叫“敬老院”啦，叫“气老院”吧！

陈書記 老人家想得对，我看，你们可以跟队里商量，干点轻活，就算活动活动筋骨也可以。

八板爷 （惊喜）你说这话当真？

陈書記 当真！

八板爷 不假？

陈書記 不假！

八板爷 好，击手打掌！（拉过陈書記的手就拍，兴奋之余又想起）咳，你说也白搭，你又不当家。

陈書記 我可以替你们向队长请求啊！

八板爷 好，这个抱不平你打啦？君子一言——

陈書記 驷马难追！

八板爷 （狂笑不止）哈哈，你是个好人，我替哥儿们谢谢你！（一揖到地）不瞒你说，俺早就偷着干啦！——你可别对队长说，连院长都瞒着呢！俺几个还算年轻的到一块一合计，知道咱们的化学肥料不足，俺就偷着办起颗粒肥料厂来啦！

陈書記 噢？……

八板爷 一到晚上，我们偷来木机器就干一夜半夜的，鸡叫三遍再送去，人不知鬼不觉地干了好几天啦！

陈書記 那怎么能行啊！天天夜里不睡？